

青年必讀書之一

# 一個奮鬥的美國人

上海國光書店印行

2. 59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初版

一個奮鬥的美國人（全一冊） 實價 一角二分

編輯者 謝頌羔

出版者 國光書店

發行人 顏聽濤

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山東路麥家園  
國光書店

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版權不  
所翻  
有印

## 小言

在美國的社會中很能感動人的青年，就是如同白克那種人，我們把他介紹給國人，原來的意思就是希望中國也能同樣的產生無數的白克。一方面要有青年如同白克那般的奮鬥，一方面也希望國家會給青年們一個『英雄用武之地』。

頌羔 一九三八年，十月，於上海。

# 白克的奮鬥史

白克是一個美國人，他在社會上的貢獻對於科學和物質上也許不能和愛迪生，福特那般人物相提並論，但他編輯的婦女家庭雜誌，成績斐然，早已膾炙人口，銷路竟達二百多萬，對於美國家庭的偉業，他也足以令人咋舌了！像對於市政，他主張把各個小城醜的地方照了相發表出來，這個實行了以後，各小城的整潔便大見改革。他感覺到家庭美術化的重要，便蒐集了各類美麗的圖畫，設法分配在各家懸掛起來。他又主張小家庭的設計，對於建造住屋有周密的計劃和實行，因之各家庭受益靡淺。所以他的地位也許及不上愛迪生和福特，但是他供獻的範圍普及全美，并且婦女家庭雜誌現在還是繼續出版，勢力很浩廣。只是我們所注意的却不在這些而在他的奮鬥的經過。他很窮，但是掙扎的結果，竟能擔負那般重任——作那偉大的雜誌的主筆！

## (一)

在一九七〇年，白克的父母和白克弟兄二人從歐洲的荷蘭動身到美國去。他們在荷蘭

一個奮鬥的美國人

本來也很富裕，因為白克的父親不善投資，因之便衰落了。到了美國，他們便住在紐約的布魯克林地方。

白克在那裏念英文，因為他是外國人，所以時常受當地孩子們的欺侮和拳擊。可是他從小已很勇敢；有一次，他把欺他的孩子們的領袖也奉敬了一頓拳腳，那事鬧的可不小，但是以後孩子們都不敢輕易待他，誰也都佩服他了。

還有一件事，那時他的先生要他練習筆畫很討厭的花體字，他以為一無用處，所以並不遵命。他雖然受打和幽禁，可是還倔強着不動。隔了沒有多少日子，教育部風聞了這件事，覺得這字體確有改善的必要，於是採取了旁的式子。這樣看來，他從小已是一個很有主義，凡事欲求貫徹的人了。

在讀書的時候，英文既不是白克的本地音，他祇得刻苦研究，結果竟藝冠全級！他的父母出身不壞，對於自謀工作當然不慣的，白克因家中窮苦，所以在求學時已替人家工作了。他第一次是代一家麵包店揩拭玻璃窗，每星期祇賺五角錢。這事也是他自己尋來的。有一次，他在那家麵包店的門外玩，店主問他說：

『我們的麵包可好麼？』

他答道：『玻璃窗乾淨些，那末，麪包便好喫了！』那時店主叫他幫忙，他便在每星期一和五去揩拭。以後店務發達起來，他有時也應酬客人，並且把麵包包紮的很好，所以店主加他一元錢一星期，要他不在讀書的時候也去助理。店中也有賣剩的麵包，他便對店主說：

『麵包賣不掉便廉一些賣給我。』店主當然答應他，所以他除了薪金以外，還得帶一些價廉的麵包到家裏去。他在星期六和星期日自己玩玩以外，課餘總是去的，可見他在幼年時已能自謀生路了。

(二)

白克的第一件事是揩玻璃窗，愛迪生的第一件事是代人喊賣報紙，福特呢，是做修表匠。這些事都是一般統袴子弟所不屑幹的；但是只要誠實，第一件事無論什麼都可以做得。第一次幹了什麼，並不是鎖上了鐵鏈一般，一生一世定要做它的；并且低級的事情也能升高，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低就些也不妨。

做爺娘的也許對年幼的兒子做了低微的事情覺得可憐，可是葉落歸根總還是教育他。

把他養成了良好的習慣。像白克除了有耐勞，儲蓄等美德以外，他的工作還促成他有了見機而作的本領。在夏天熱蒸似的氣候裏，人們都喜歡吃涼快的東西，因之他在揩拭玻璃窗以外，便到那遊戲場等消閒的地方去賣冰水，一分錢一杯，很賺錢。旁的孩子看了眼紅，當然學步的很不少。他見得有人和他競爭，便改變方針，把冰冷的檸檬水加了糖去兜售，每杯三分。那是在星期六，和星期日的下午去做的，於是每星期可以多賺六元金洋。他年紀還小得很呢，可是已有這般值得稱頌的地方了！

機警是白克的特長。有一次他看見許多小朋友開會，便寫了一段新聞去投稿；翌日竟蒙登載在報上了，他快活的跳起來。那新聞寫的很特別，把小朋友所有的姓名都記錄在裏面；小孩子們的親戚朋友，看見有小朋友的姓名，於是紛紛購閱，那報紙的銷路多了不少，報館裏竟答應他寄登這類新聞，每行三元。白克很忙，來不及的時候便派人赴會代筆；沒有多少日子，每行新聞又加至四元。

這時白克雖然僅是一個小小的學生，但是已粗具了新聞記者的風度。在他的家庭裏並沒有那樣的人，那全在他年幼時的識見超卓，對於探訪新聞又多興趣，以致培成了他來

日成功的基礎。

投稿新聞比賣冰水當然好得多，所以他進行的也不遺餘力。他小小的頭腦裏沒時不渴望着想側身到這種事業裏去，無孔不入的尋求着門路。他的主日學校裏有一位先生，白克要託他介紹到報館裏去，常常親近着他，上學校的時候也陪着他的兒子同去，處處接近他。原來那位先生是在報館裏辦事的，白克也是要探聽那裏的情形和消息。

以後遇到有主筆，作家，以及有關係的人，他都摯誠地請求他們做朋友。有一個主筆的女孩子，白克似乎很愛她，但是他的目的呢，還是要和她的父親做朋友。他從小就有這樣的志氣了。『有志者事竟成！』這句話彷彿是爲他寫的。

白克忙透啦！做麵包店的事，分報，賣冰水，有閒空還得做訪事；那裏有時間讀書呢？他的功課所以僅求過去，成績遠不如前了。這情形沒有繼續到多少時日，他感覺到書本生活的乏味，想在動裏尋求切實的學問，所以在十三歲那年便離了學校，大概中學還只讀了三分之一哩。

一八七六年八月七日，禮拜一的上午，他正式到一個美國極大的西聯電報館裏去當雜



差，薪俸是六元二角半金洋一禮拜。

這事倒也值得提起的，在同年同月同日（即一八七六年八月七日），在波士頓地方生下一個女孩，她是婦女家庭雜誌主翁的獨生女，當然也是個富家女了。她比白克小十三歲，後來嫁給白克的。

(三)

從經驗上說起來，做人要出類拔萃，出身須得要早，從小就得養成專一的興趣。福特從小就歡喜弄機器，玩造小汽車，愛迪生幼時也喜玩試驗，專意在物理化學裏，甚至把房子都炸壞。白克從小便喜歡探訪新聞了。

他一方面努力着他的職務，但是他雖然已離開學校，也沒時不感覺着本人學問的缺乏，不怠地自行研究。

白克所最喜讀的是傳記和百科全書。有時他讀到愛迪生，林肯那般人，見得沒有在學校中受過高深的教育的人也得名，他的希望於是很奢，格外的自勵不倦了。沒錢買書便硬省出錢來，他吃三角錢飯的便吃二角，紐約到布魯克林有十五哩，有時他也並不乘

車，省下錢去買了一部百科全書。

真的，許多萬眾仰望的偉人出身也並沒有比他好。白克讀到卡飛爾總統從小是一個農夫，他很疑惑了，便寫了一封很客氣的信去問他。總統居然答覆他說那是真確的。白克很快活的把覆信去給他父親看；他父親說總統的信是很寶貴的，就命他好好的寶藏着。

這次以後，他便得了暗示，以為旁的人物也能寫信去，於是查了百科全書的名人錄，不時寫信去問些什麼問題。他已有了積郵票的習慣，到那時他也積起信來了。像世界聞名的郎匪羅，騰尼孫，喜替厄那般西洋詩人和文學家都有覆他的信；有許多的信當然很有歷史上和討論上的價值，他也有時也去登載在報紙上。刊登了以後，就惹起了全國人的注意，報館裏竟派員來拜訪白克，要登他其他的信，旁的報館來接洽的也不少。年少的白克這樣竟蜚聲全國了！

差不多誰也都知道白克是專於受信和積信的人了，往往有什麼大人物到了那裏，都想看見他所有的重要的信。白克也時常去拜謁他們，接見他的都是些總統和將軍那般人物；他們看白克很誠懇很有希望，當然也不虧待他。

他們住的是高廳大廈，全是一些金碧輝煌的大旅社，白克進見時自然很難，他見了飯廳等偉大的佈置，簡直像置身在天堂裏了。白克很想有一天他也得與他們同桌吃飯。

有一天，理想果然成了事實，格蘭特大將夫婦要看白克的信，竟然真的接他到客廳裏去吃飯了。他穿的很襤褸，個個人的眼光都集中着他，他的魂早就嚇走了。他自己也說：「以後所有在大旅社裏吃飯的事全都忘了，惟有這次的情形沒時不縈迴在頭腦間。」但他所記得的也模糊得很，只是些談話的聲音，祇知道是吃飯，什麼味兒都沒有感覺到。飯後，他們夫婦把桌上的葡萄乾等果品全倒在籃子裡送給白克，叫他帶回家裏去吃。離開時，格蘭特夫人要白克送給她一張相片；白克就到一家很小的照相館裏，很小的一張丟送給她。他們呢，却回送了他一張很大很大的相片，並且說他們和他交換相片很是快樂，不過他們又笑着說：「我們的相片被照相館印的太大了。」

因之，白克也時常看報，想再得到相訪的機會。他也見過林肯夫人，得了她的簽字以留紀念。但是也有人祇是對白克略事應酬罷了。

白克這種行為，顯然有「崇拜英雄」的動機，時時想交往聲望隆重的人；他自勉向上

的用心也可見一斑了。

(四)

白克的機警還得從這件事上看出來。

他有一次偶然在地上拾起了幾張香烟牌子，在那上面都印有偉人的肖像，但是背後却空白了什麼都沒有。他便想到了一計，把香烟牌子帶到發行那東西的香烟公司裏去，向負責人提議在那偉人的照相背後，應當寫他的傳記。香烟公司裏的人很贊同他的意思，並且請他辦理，每張酬金十元。白克也就接手下來。

可是那寫的東西太多，白克竟覺的來不及，他便請了四五個小朋友代寫，每張給他們五元。寫了幾百張，賺的錢當然很多。這樣，他得改削他的助手所寫的草稿，彷彿已練習着怎樣做主筆了。

白克深深的感悟到要長進定要學習，所以他還到青年會裏去學速寫和打字，同時他以為進步太慢，因之他還到旁的學校裏去學。青年會裏的教員都驚異他學習的神速，豈知他不祇在一個地方學習哩。

那時打字機還沒有改良到怎樣好，可是白克還能速寫，所以已很裕如了。布魯克林報館風聞白克能夠速寫，便聘請他做訪事。當時有二篇很重要的演說：一篇是格蘭特將軍的，他說的很慢，筆錄時很方便；一篇是嘿茲總統的，他說的既長且快，各訪事竟無從下手。報館裏所要的決不是殘篇斷簡，白克沒有記錄那總統演說詞的全璧，心裏那得不着急？

白克的機警頃刻也不放過他，演說完畢了，他便去見嘿茲總統，訴說他沒有記錄他演說詞的全部，並且說他還是新任的訪事，這麼對於他的地位是很危險的，所以要求他幫忙。

『你可否等幾分鐘？』嘿茲總統對他說，『我得先問你，我在宴會上演說時，看見旁人都在喝酒，惟有不喝，這是爲了什麼？』  
『恐怕誤了事呵！』白克很恭敬的回答說。他有時也喝一些，可是在那夜以後，他決心不再喝酒了。

總統聽了很喜悅，便問他的名字，並且和他坐了車到總統住的地方，把寫好了的那篇

演說詞給他，說最好把稿子抄了明天去還他。那晚時間已很遲了，總統問他說：

「明天什麼時候你到報館裏去？」

「在清晨八時半，可是你不必顧慮到我的時間。」

「那麼，就不必還了罷。」總統很憐惜他似的，以為他來不及抄寫；但是白克還是抄了準時去還的，可見這孩子辦事很細心。

翌日，各報都刊上了那一篇偉人的演詞，可是對於嘿茲總統的呢，只有布魯克林的那一家完全登出，其他的報紙祇是寥寥數語。

當時白克接到一封信，那是嘿茲總統請他在那天八時半去吃夜飯。這事對於白克很覺得奇怪，但是也榮幸之極！十六歲的孩子，有了這個天賜的機會，那得不去一嘗風味？

「總統在家麼？」白克到了嘿茲總統的住處，問他的門房說。

「總統正等着你哩！」門房說。白克怎樣的光榮呵！

在晚餐時，二個人很歡喜的談笑着。白克把他過去的經過，怎樣買一部百科全書，怎樣喜歡研究偉人的傳記，格蘭脫將軍怎樣請他同桌吃飯，一件一件的都告訴他，二個人

竟繼續地談說到二小時多。

白克所以有這麼一個機會，還是因他不喝酒。不喝酒算不了什麼大事，但是却引起了這個大機會。做青年的那得不牢記，些小的事也不得不注意，同時不喝酒是一種好習慣呢？

(五)

白克不但和總統將軍等人做朋友，也很喜歡和文學家接近。不但在布魯克林當地，他也到波士頓去拜謁名人。未去以前，他總是先寫信去的。白克雖然很年幼，但是因他摯誠可親，所以他們都願見他。他也積了些錢備作旅費。

第一次，他寫信給詩人和謨茲 (Holmes)，說他什麼時候都得抽閒去見他，就是在吃早餐的時候也可以。和謨茲就答應他去吃早餐，並且說他可以預備些當地的土產請白克。

翌日清晨七時半，白克就到了那裏。那時正是吃早餐的時候，二個人便同桌坐了，吃吃笑笑，說了許多談諧的話。和謨茲問他去的緣故；白克說他想學些秘訣，怎樣才能得到勝利，並且說他讀了和謨茲的著作，很敬仰他，所以特地去拜訪。

他們吃畢了早餐，和謨茲把他領入一間木工室，奉動着笑臉說：

『我還是一個木匠哩。』他又說他算得是一個醫生，那木工室彷彿是藥間，每天工作二小時，得把腦筋洗刷一下；做一首詩和做一隻椅子是二種絕對不同的事，因之便得調劑口味，身體也極有裨益。

『你得牢記，不要專做一件事。』和謨茲很正經地提醒着白克，對他說在做事的時候須得散散心，做做旁的事，養養氣力，精神常有新的趣味，身體便不易勞乏。

說畢了那些，和謨茲引導白克到當地的查利士江沖去玩。那江很是寬闊，江邊的樹兒在早晨的陽光裏搖拽着，流動的江水上又像鋪滿了碎銀。到了冬天，那江會冰結起來，人們可以穿了跑冰鞋，從這岸溜到那岸。和謨茲也說在夏天和春天裏，他都很愛它。

白克聽得神往，一會兒又問他最喜歡的詩是那幾篇；和謨茲沒有不一一答覆他的。白克又問他有一篇極好的詩是怎樣做的；和謨茲說：

『那是自然而然的寫成的，當時就像一隻飛馬忽然的在腦裏急馳而過，我以把牠捉住罷了。』



說時有人把和謨茲所著了出版的書送來，那書很精緻，小小的，裝訂的很美麗，那人  
是來送六部給作者。和謨茲便送一部給白克，並且在書裏題了一首詩。白克很感謝他，  
稱他是很少見的好人。

『也不十分好。』和謨茲說。『我呢，死也快要臨到了，但是我很喜歡看見你有這般  
欣賞文學的精神。』

後來白克說他還得去見郎匪羅 (Longfellow)，和謨茲便把白克送上車子，代他付車費，  
囑他回家前再去看他，說他很喜聽白克和他人交談的說話，也請他代望郎匪羅。

可見作者在書中的情形像很嚴重，但是實際上都很懇勸。青年人應當常和他們談談，  
不要愁慮他們會拒絕你，誠懇的態度是誰也都歡迎的。白克能成主筆，也因他有勇氣去  
見偉大的作者。

(六)

白克幼年時也曾誦讀過郎匪羅的名詩，濃郁的詩意沒時不繫繞着他的心頭，這次特地  
到劍橋地方去看他，也寬潤他久仰大詩人的渴念。郎匪羅呢，雖然已很年老了，因是